合肥“忠烈门第”——宣家烈士

2019年9月18日，随着当天9时18分的鸣钟，记忆又回到88年前的那一天，日本侵华的开端。

先辈们洒下过的鲜血今何在？在亲历者对战事一遍遍的讲述中，在后辈们一遍遍的聆听中。在安徽合肥蜀山烈士陵园，六位宣家烈士的墓碑在松柏林中伫立着，秋风起，树叶婆娑。

实际上，在肥东县小宣村（今肥东撮镇的南边），远远不止这六位烈士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共有近20位宣姓烈士，他们的后人散落安徽内外。

可不管在哪，那些故事一直都在。

□ 星级记者 孙婷/文 记者 马启兵/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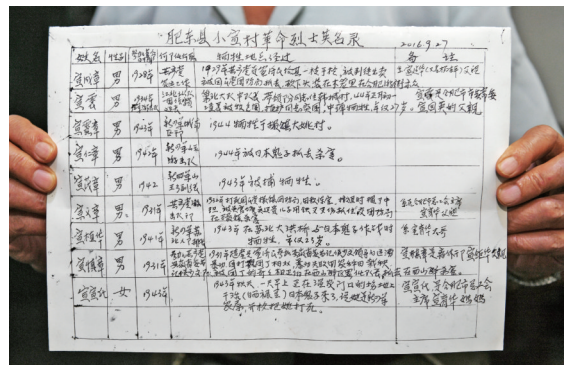

宣霞章（左）烈士的老照片


宣霞章的女儿宣桂华


宣国英一直保留着父亲曾用过的米桶


宣钜华讲述宣家革命烈士的战斗故事


10月22日，宣国英（左）将父亲宣震烈士生前使用过的米桶无偿捐赠给合肥蜀山烈士陵园



宣钜华手工制作的宣家革命烈士英名录



蜀山烈士陵园内的“宣氏六烈士”的展板

宣桂华：靠着党和政府长大

在蜀山烈士陵园，六位宣家烈士是宣成章、宣义章、宣仁章、宣茂章、宣霞章和宣震。通过多方打听，记者找到宣霞章的女儿宣桂华、宣震的女儿宣国英，以及宣家后人宣钜华，听他们讲述当年旧事。

宣霞章于1914年8月出生于肥东县桥头集镇（原山王乡）茨柯坟村，20岁时参加革命，曾任新四军巢北支队侦察连连长，1944年11月在撮镇大姚村的战斗中英勇牺牲，年仅三十岁。

据宣桂华介绍，当年家族受祖父影响，一家人都走上了革命道路。“祖父是教书先生，接触到很多进步书籍，我的父亲跟大伯宣义章，以及堂哥宣玉华（后改名姚云开）都是在战争中牺牲的。”

“1944年春天的一个晚上，我母亲带着8个月大的我，在另一户人家的门口被国民党抓走，当天是有汉奸告密，因为我祖父去世，我母亲的头上系了一根白头绳，他（汉奸）就知道了我们是宣霞章家的人，告密说我们一家都是新四军，就这样被抓去了。”

“我母亲当时遭到了毒打，回来后吐了很多血，然后11月听到父亲牺牲的噩耗，她就跟着去世了。”据宣桂华回忆，她自幼跟着奶奶长大，家中一穷二白，靠着党和政府的帮助，才能和奶奶生活下去。十几岁时奶奶去世后，也是靠着组织上的接济、培养，成长为一名医生，直到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儿科主任医师的岗位上退休。

宣国英：一直保留父亲曾用过的米桶

宣震又名宣鑫华，1914年出生在肥东县桥头集镇小宣村，20岁时参加革命，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曾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侦察大队长，在肥东地区开展游击战、发动革命武装、重拳打击日伪军。1941年农历正月初一在韩城村被日军包围，为掩护同志转移，不幸牺牲。宣国英说，父亲牺牲的时候，她才一岁，当时母亲的肚子里还有遗腹子弟弟。“我们宣家，是日军的扫荡对象，当时对我们宣家就是要烧光杀光，父亲去世以后，为了逃命，我们都改了姓，由宣姓改为丁姓，因为当时离我们小宣村很近的有丁姓的大户人家。后来，母亲就带着一根扁担，挑着两个箩筐，一头装着我，一头装着弟弟，去逃难，我们家中，上无片瓦，下无立足之地，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。”

宣国英的家中一直保留着一个铁桶，那是父母结婚时，母亲的陪嫁之物—— 一只米桶，后来在战争岁月，父亲也带着这只米桶走过很多地方。如今，家中没有了父母的照片，也没有父亲当年的手迹或其他遗物，唯有这只米桶，在角落里伫立着，仿佛还带着那个年代烽火岁月的气息。

从“章”字辈到“华”字辈的宣家烈士们

作为宣家这整个大家族的后人，目前已87岁高龄的宣钜华，可能是对这个家族烈士情况最熟悉的一个，他绘制了一个表格，上面清楚地标明了宣家几位烈士的姓名、曾担任的职务，以及后人相关情况。宣钜华本人也参加过朝鲜战争，他的父亲宣慎章于1931年参加革命，随中共党员宣济民参加安徽省委书记侯少文领导的运漕暴动，暴动失败后，在自家稻田栽秧时遭敌人杀害。宣钜华的母亲宣氏，则于1943年秋天，因是新四军家属被日军枪杀。

宣家的烈士们，有被叛徒出卖后被国民党砍头示众的宣成章、有参加新四军山王游击队被日军杀害的宣仁章和宣茂章、有被地主交给国民党团防局杀害的宣义章，以及在苏北大洪桥与日军作战牺牲的宣义章长子宣植华……一个民族的解放，凝结在这一个个逝者的姓名当中。

对于宣家来说，有太多被日军和国民党戕害的悲惨故事，从“章”字辈，再到“华”字辈，从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，直到解放后，他们的后人才逐渐从被敌人追杀的阴影中走出来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这些宣家的后人，有的永远地改了姓名，有的在当地政府的照拂下，成长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。常追忆，更谨记和平不易。 □ 据《安徽画报》